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
第三十八回 土地爭位動陰兵 孽虎改邪皈釋教

詩曰：靈臺方正可生蓮，壘積陰功位上僊。

解脫便能超萬劫，貪嗔端的墮深淵。

施仁下役歆民祀，戀色山君返善緣。

苦海茫茫無盡處，回頭即是大羅天。

話說羅統芒稟道：「先君肆毒害民，已蒙都爺正法，但屍骸暴棄荒野，卑職心中不忍，懇乞天恩得賜歸土，萬代恩德。」張善相慘然道：「予幾忘了，葬父人之至情，今賜爾父冠帶殮葬，以盡爾心。」羅統芒叩謝而去。張善相車馬行不數里，又見阮繪在前途跪送。張善相令人扶起，分付好生調理妻室，速宜回家，不可久淹于此。阮繪領命拜辭。

不說張善相回郡，再說阮繪復至寓所，對尹氏說張爺分付早回之言。尹氏道：「妾身雖狼狽，幸飲食可進，勉強支撐，及早回家，以免孀姑懸念。」阮繪即僱了一輛車兒一匹騾子，謝了店主，帶了小廝回武陽縣來。一到家內，老幼盡出相迎，抱頭痛哭。尹氏將盡節復活之情，訴說一遍，無不傷感。次後親鄰族友俱來探望，個個稱羨尹氏之節，張善相之恩。阮繪擇地伐木，建一座大祠，粧塑張善相全身，備牲牢祭獻。夫妻二人，鎮日點燭焚香，祈禱張爺位至三台，壽登百歲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張善相一行人馬回青州郡，大小官員出廓迎接入府，設筵慶賀。筵間備言前事，盡皆感嘆。張善相具表申奏朝廷，又作書達知林澹然杜伏威薛舉三處。西蜀百姓，人人稱頌張善相的好處，於是威名揚四海，政績著千年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杜伏威自娶了舜華，帶惠氏蒞任楚州，時亢旱已久，從秋至春，並無點雨，禾稻枯焦，草木黃落，井乾見底，溪澗斷流。萬姓惶惶，皆赴帥府呈告旱荒，懇求賑濟。杜伏威與眾官道：「自我蒞任，適當此時，如何賑濟得許多貧民？」只見報說安化侯張爺有書，杜伏威喚入，來人將書呈上。杜伏威拆開看時，書云：

自別台顏，倏爾逾月。弟所轄巴的甸土官羅默伽，橫行肆虐，黎庶受殃，偶于路次窺見阮秀士之室尹氏姿色，強奪逼姦，其婦自經而死。弟起兵勦之，托兄覆庇，巨惡授首，碎屍馬足之下，遐邇稱快。其子統芒頗賢，弟立為巴的洞主。不意尹氏死後一月，服林太師所賜丹藥復生，重偕伉儷，此亦千古異聞。崑人奉達，餘俟面悉。辱弟張善相再拜。

杜伏威看罷，將書與眾官看了，俱各稱賀。杜伏威道：「張爺至任，即能勦賊立功，代民除害，甚為可喜。我命蹇德薄，遭此大旱，使黎庶無賴，何以處之？」查訥道：「主公初任楚州，倉廩不足，稅賦甚輕，若欲賑濟，難以遍及。主公何不禱之于神，求一場甘霖以活禾苗？若得田稻成熟，勝于賑濟百倍。」杜伏威然其言，即命查訥領一千軍，出西門外縉雲山下築壇求雨。不數日，壇場已完，器用俱備，杜伏威和大小官員，盡皆齋戒三日。此時上自縉紳，下及士庶，都出城觀看求雨，一齊到壇看時，果然嚴整潔靜。但見：

壇高一丈八尺，上容千人。橫闊數百餘步，階分三級。正中央供奉風雲雷雨之神，四週圍擺列龍鱗鯨鯢之像。寶鼎香焚檀速，金瓶滿貯清泉。旗分五彩，青紅白黑間真黃。路設八門，南北東西兼四極。執香玉女著青衣，捧劍金童穿皂服。耳畔不聞人笑語，壇前惟有鶴翻籟。

杜伏威披髮跣足，身穿皂袍，腰繫麻條，手執柳枝，步至壇上。次後，查訥將軍士各分班次，陸續上壇，依方位站立。軍士二□四人身著青衣，足穿青履，手執青旗，立于東方。二□四人著紅衣，穿朱履，執紅旗，立于南方。二□四人白衣、白履、執白旗，立于西方。二□四人黑衣、黑履、執黑旗，立于北方。二□四人黃衣、黃履、執黃旗，立于中央。各布方位已定。只聽得令牌三響，杜伏威執劍步罡，捻訣念咒，燒符噴水，以劍尖指著風神，念念有詞，猛可地一陣風起，拔木揚沙，壇上燈燭暗而復明。又一陣大風來得利害，將壇中黃衣軍士盡皆刮落壇下，卻將西方白衣軍士捲入中央。眾人看了驚駭。黃衣軍士又不跌傷，但只口呆目瞪，似睡魔的一般。少頃，杜伏威又將劍尖指著雲雷二神，念動咒語。一時烏雲蔽合，電光四起，霹靂震天。杜伏威然後將劍尖指著雨神，敲動令牌，燒符三道。牌聲未畢，霖雨大降，倒瓮傾盆。壇下官民人等，不惜衣裳，跪于泥濘之中，頂禮天神。壇上杜伏威頂著令牌，兩目直視西北，自午至申，足有數尺之水，方纔回神，放下令牌。漸聽得輕雷隱隱，雲開而止，依舊太陽出現。眾官請杜伏威下壇，束髮漱洗，冠帶已畢，簇擁上轎進城。

一路上百姓稱揚大德，歡聲不絕。杜伏威一行人到府，整酒相慶。眾官問道：「大人作法時，為何將黃衣軍士推落于壇下，又將白衣軍士移入壇中，此是何意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此乃生剋之義也。非我所使，乃神力使然。五行之理，黃屬土，白屬金，黑屬水。適纔我燒符請神，水星已至壇，被土星所掩，不能施行，故請東方甲乙之神，剋伐中央之土，拂勾陳于壇下，運太白于壇中。太白者，金也。金能生水，故水星得以展布，大雨遂滂沱而降。此是五行相克相生之道也。」眾官悅服。自此遍處田禾，盡皆豐熟。遠近百姓仰杜爺求雨之功，再生之德，家家感戴，戶戶謳歌。這消息傳入青州，張善相差人報知林爺。

原來林澹然自從同張善相上任之後，即往峨嵋山尋幽覓勝，見連崗疊嶂，復澗重崖，峰巒聳秀，高入雲表，長松夾道，古樹參天，兔鹿交行，猿猴舒展。其中洞天福地，美景奇觀，不能盡述。遠觀山頂突起三峰，其二峰對峙，宛若峨嵋，故以名焉。林澹然手扶竹杖，足踏芒鞋，後隨一僕，扳膝躡磴，窮岩盡谷，遍處遊覽，信步來到中峰之上。只見有平地數□畝，寬敞可居，東傍溪流，西連石洞，背倚高崗，前臨幽壑，丹楓修竹，青翠鬱然。林澹然坐于石上，徘徊顧盼，甚為得意。坐了一會，依舊下山回郡，對張善相說：「此地可以結庵。」張善相欲興工大造，林澹然不允，只于中峰平地，結成草庵三間，中為客座，左為靜室，右作丹房。留一僕名為樵雲，以供炊爨灑掃。自此林澹然只在庵中靜養，足跡不下山者數月，自得靜中之趣，道念日堅，精神倍固。

前聞張善相征勦羅默伽有功，次又聞杜伏威求雨救濟萬民，心下暗喜道：「二子一能代天討罪，一能興利濟民，不負俺平日教誨之功。」

一夕，時值深秋，林澹然見窗外月色倍明，如同白日，扶杖出草庵，立于修竹間，仰觀皓月，俯聽溪流，清風徐來，長空鶴唳，覺神清氣爽，非復人間世。正觀想間，忽聽得東北角上喊聲大舉，似乎廝殺之意。林澹然心下疑道：「此山連亙千里，又非城廓去處，何故有此殺聲？」靜聽良久，喊聲不絕，只見陰雲四合，月色漸晦。林澹然回庵就寢。

次日夜間，正入定靜坐，聽得東北角上喊聲又起，直交夜半方息。數夜如此，不知何故。林澹然喚樵雲云：「你往東北山徑一路尋訪，看有甚蹤跡。」樵雲領命，取路往東北而行，攀藤附葛，走了二□餘里，見嶺下一座廟宇，不甚高大，近前看乃是本山土穀神祠。樵雲走得力倦，人廟席地而坐。一個道人從內捧出三牲祭禮，擺列神桌之上，點燭焚香。道人跪下，禱祝道：

弟子廟祝，名號自愚。仰托神靈，飽食安居。不期近日夢一白鬚，自稱新任土地向爺，奉上帝旨，來此山隅，代老爺任，管萬民居。老爺應得託生陽區，交代而去，不必躊躇。為甚不忿，戰爭無虛？使我弟子日夜懼懼。特備三牲，豬首鵝魚，水酒一壺，伏望鑒諸，享我微忱，早駕雲衢，讓向爺來，兩下無虞。祝罷，禮拜化紙。

樵雲一一聽得明白，抽身回庵，對林澹然備說其事。林澹然訝道：「如何有此奇事？待俺親至廟中，看是何等邪神爭鬥。」即扶筇步到廟中。道人見了，慌忙磕頭迎接進內，坐下獻茶。林澹然細問其情，道人說：「數日前夢一老者，鬚髮皓然，衣冠濟楚，乘馬而來。後隨人役，口稱姓向，奉玉帝旨教為本山土穀之神，前來交代。小道覺來不信此事，只見從此後一連五七夜，廟前喊殺，直至五更方散，攪得小道不曾合眼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今夜俺在此過夜，看是何神敢來廝鬥，汝且迴避。」道人辦齋款待。

看看夜靜，林澹然仗劍坐于廟前。頃刻間，陰風驟起。遠遠燈光閃爍，白馬之上，坐著一人，數□鬼卒手執器械，呼喝而來，

漸至廟前。林澹然按劍大喝道：「汝是何處妖邪，假稱天旨，來此強奪正神之位？」馬上那人大怒，驟馬向前，見了林澹然，即忙退避，霎時人馬皆散，寂無蹤跡。林澹然進廟叫出道人，說其緣故。

道人道：「新土地被太爺神威所懾，不敢近前，只得散兵去了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似此行徑，不像妖魅所為。敢來代任，必有來歷。鬼神之事，理實有之。」當夜就宿于本廟，彷彿中見一人，幘頭象笏，角帶青袍，向前施禮稱謝。林澹然答禮道：「足下素未相識，何故謝我？願聞姓氏。」那人道：「小人非別，本廟土地是也。因與新任妖神相戰數夜，未分勝負，今得太爺所逐，小神特來拜謝。」林澹然未及回答，又見殿側走出一人，青衣小帽，皓鬢蒼髯，向前跪下。林澹然慌忙扶起道：「足下何人，休行此禮。」細看來，卻像曾有一面之識。那人道：「小神乃向上是也，昔日跟隨太爺在萬善鎮飯店分別，太爺如何忘了？」林澹然方纔認得是老蒼頭向上，大喜道：「當日俺與你入梁之時，分囊相別，數□餘年，並無音耗，每每相念，汝今何故在此？」向上道：「小神昔日得太爺所賜金銀，往洛川鞏縣村間買良田住宅，耕種為生。每歲所獲利益，頗為豐裕，除衣食外，金銀穀帛，盡數賑濟貧乏，砌路修橋，將三□年，所施財穀數千。今夏無疾而終。上帝道小神正直無私，敕封為峨嵋山土穀之神，奉旨前來代任。不期舊神抗拒不讓，擁兵出戰，小神不得不與之爭，昨晚太爺在此，欲上前稟知，被太爺神威衝散。誰是誰非，乞太爺作主。」

林澹然合掌道：「南無釋迦牟尼佛！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。得汝為正神，不枉山僧一念。」即喚二土地近前，對舊土地道：「此向上者，是俺昔日從事之人，上帝敕旨代汝之任，非妖妄也。汝若抗違，必遭天譴，速宜辭位。不然，即是貪位冒祿之鄙夫，何以為正神乎！」舊土地低頭不敢再言，唯唯連聲而退，新土地向上拜謝就位。林澹然忽然驚覺，似夢非夢，暗暗稱奇。次早，道人來送茶湯，林澹然細說其事，道人驚異贊嘆。林澹然回庵，寫書差遣人往青州報知張善相。

張善相看了來意，差官督工修葺廟宇，又差巧匠粧塑新土地向上神像。一月之間，工程完就。林澹然親往廟中觀看，匠人貼金綵畫已畢，一個匠頭磕頭求賞道：「土地神像塑已完，今開甲明，求太爺賞賜。」林澹然看這匠人好生面熟，聽其聲音，□分舊識。想了一會，想得起來，拍掌道：「你原來在此！」那匠人抬頭看了林澹然半晌，也笑道：「為何住持爺也在此間？」

看官：你道是誰？自古無巧不成話，這匠作頭兒不是別人，乃金陵妙相寺中鍾守淨的行童來真。昔日與鍾和尚在梁武帝駕前暗進讒言，欲害林澹然，卻虧這來真暗通消息，得脫大禍。後來被鍾守淨凌辱不過，只得逃走還俗。數年後報父之讎，持刀殺人，入縣自首，縣官依律擬絞。遇梁太子即位，改元大赦，減一等發配西蜀充軍。因無生理，習了這一行技藝，奉官差遣土地廟中裝塑神像，湊巧得與林澹然相遇。兩下俱大喜，乃邀入側房細談往事。

來真將日前歷過苦楚備細陳說，林澹然亦以經過之事說與來真，感嘆不已。來真道：「小人雖以手藝度日，出家一念，寢食不忘，今得與太爺相會，亦出意外，望太爺與小人祝髮，以了終身之事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汝願出家，前念不忘，甚為可喜，擇日為汝披剃，在俺庵中過活便了。」來真磕頭謝了。開了土地光明，道人整頓性禮祭賽，並辦齋款待林澹然已畢，打發匠人散了。林澹然和來真同回庵中，擇日替來真誦經落髮，法名印月，與樵雲互相伏侍林澹然，一面習學經典，講談釋理。朝暮依依，漸識玄理，宛然一物外僧也。

自印月入庵已來，又早小春天氣，林澹然喫罷午齋，閉戶打坐。入定之際，見一老嫗，身穿縞素，與一個年少美婦，身著青衣，闖入庵中，雙膝跪下，叩頭求救。林澹然喝道：「俺這裏是清靜法門，閑人不得輕入，汝二女人何由至此，快快出去！」那兩女人匍匐向前，滴淚道：「妾身黎氏，小名賽玉，因貪淫敗德，觸犯三寶，被丈夫沈全殺死，一靈墮落，已歸畜道，今日合有大難，望林太爺救拔。」林澹然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此皆汝一念之差，致有今日之苦。」又問：「那老嫗是誰？」黎賽玉道：「這就是利口拔舌，做牽頭的趙蜜嘴，陽受一刀之慘，陰罰六畜之報，今日也有大難，故同來求救。」林澹然又嘆息道：「汝欲陷人而反自陷，不過圖一時口腹之欲耳，佯名佛頭，暗裏騙人財物，誘人淫慾，非畜類而何！今日受此陰報不差。既有大難，俺以慈悲為主，焉忍不救。汝二人可避于庵後，有難來，為汝解之。」二女人磕頭而起。猛聽呀的一聲，庵門開處，一個和尚身披五綵袈裟，手執利劍，踴躍直入，大喊道：「二淫婦何在，若不殺汝，誓不再生！」

林澹然仔細看時，卻是正住持鍾守淨。林澹然迎住道：「師兄久不相會，何故要殺二人？此二人是師兄最喜者，出家人戒殺為先，仗劍逐人，非釋門之所為也。」鍾守淨收了劍，與林澹然稽首坐下，躬身道：「貧僧不才，有負吾兄大德。向來謹守淨戒，毫無所失，師兄之所知也。巨耐趙蜜嘴老狗誘人犯法，騙我錢財。設計定謀，誘黎賽玉成姦，承師兄對月諷言匡正，彼時弟有悔過之心，復被黎氏這淫婦蜜語相牽，令我暗中毀謗，逐兄出寺，致我死于非命。輾轉思量，深為可恨！今欲刃之，以泄大忿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噫，兄言誤矣！豈不聞不貪美色者。閉戶不納，秉燭達旦，上人視色如蛇蝎，智士視色如讎敵。語云：水盪舟行，風揚幡動。人若內有主持，外欲何緣得人？昔日趙婆設計，黎氏姦淫，由師兄一念之差，彼方投隙而入。兄不自責而責他人，非悔過遷善之道也。比如兄欲殺彼，彼又欲殺兄，冤冤相報，何為了期？兄但存一念之正，則道可進，冤愆可滅，何為又動殺機？」鍾守淨低首無言，長揖而別。

林澹然醒來，對印月樵雲說知。印月道：「太爺心有所思，故見此境界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久不念及于彼，何思之有。但二女人說今日有難，求俺救之，不知何意。汝二人不可出庵，看今日有何事故。」師徒站在庵前閑談，又早日色銜山。忽見狂風驟起，撼木揚沙。風過處，一隻白犬，一個黑豬，遠遠從嶺上跑將下來，一直奔至庵前，不知從何而至。林澹然早已省悟，即忙讓開，放二物奔入庵裏去了。只見又一陣腥風刮面，大吼一聲，振得山崗也動。一隻斑斕猛虎咆哮而來，聲如霹靂，眼似明燈，從嶺上直跳下山坡，逕奔庵前。林澹然忙取寶劍，當門而立，大喝：「畜生慢來，有吾在此！」那猛虎剪尾跑蹄，正欲向前撲人，見了林澹然，邊巡畏縮，雄威頓挫，低頭伏蹲于地上。林澹然收住寶劍，笑說道：「老鍾老鍾，汝忘昔日之事乎？但知戀色貪財，不顧禪宗戒律，生前害物，死後戕人，生死雖殊，造孽則一。今不思回頭歸正，到此地位，尚欲恃勇傷生。汝恨此二人壞汝性命，便欲報復，獨不念合寺僧人，焦頭爛額，中劍著刀，死于非命，為著何人，是何辜乎，可憐可憐！談及于此，汝亦當恍然悟矣！俺禪定時，曾勸汝及早回頭，秉教迦持，一點靈光復歸大道。不然，失迷真性，萬劫沉淪，人身不可復得矣，痛哉痛哉！汝若肯聽吾言，皈依三寶，可盡釋往日冤愆，以求再生之福，放下一片雄心，不失本來面目。即當俯首屈足，諦聽吾教。」那虎兩眼流淚，雙足跪下，低頭受教。林澹然又道：「汝沉迷已久，非朝夕提醒，不能登于覺路，俺庵側有一石洞，幽僻可居，汝當棲身于此，聽俺講經說法，漸歸正道，但不可妄害生靈。若傷一蟻之命，必斬汝首，終墮阿鼻，難以超生。汝若果有善願，可三點其首。」那虎將頭點了三點，擺尾伸腰，似有喜狀。林澹然將劍指著西首道：「離此數□步，即是石洞，乃汝安身之所。天色已暮，汝可速去！」那虎在庵前盤旋一會，即往洞中去了。

印月樵雲驚道：「太爺與虎說了半日話，使我二人擔著血海千條。果然畜通人性，低頭垂淚，似有悔過之意。古人云：道高龍虎伏。今日方見太爺伏虎之能也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鍾守淨雖犯色戒，頗有夙緣，好行小惠，亦是他的善根不斷。雖墮畜道，一點靈光未泯，聞俺言亦能省悟。此所謂一切眾生，皆具佛性，非降龍伏虎也。」印月樵雲稽首信受，方悟性無不善之理。林澹然進庵，呼出一犬一豬，令其回家。二畜蹲踞于地，不肯行動。再三呵叱，反鑽入禪床之下來了。林澹然笑道：「汝既知畏死，何不早修？」即將二物留于庵內。

次日，林澹然坐于竹林石上，敷揚佛法，開講涅槃。印月樵雲侍立左右，那白犬黑豬，低頭聽講。少頃，只見那虎昂頭掉尾緩步而來，走入林中，向林澹然點頭三下，似乎稽首之意，即立于側首，聽談禪理，豬犬驚惶無措，閃在林澹然座後。直至講畢，豬犬隨林澹然回庵，大虎復歸石洞。林澹然令樵雲至青州見張善相，取飼虎領給，每日豕肉一肩，朔望則賜羊一控。自此後，凡逢談經說法之日，虎不食肉，一虎一犬一豬，相隨聽講。初時豬犬見虎慌張躲避，次後漸漸馴熟，或並立顧盼，或同行山麓間，不復畏懼矣。林澹然呼虎為老鍾，白犬為老蜜，黑豬為小賽，一呼其名，馳驟而至。

山下居民互相傳說，中峰有一長老，每日講經，一虎一豬一犬相隨，並不侵犯。遠近聞名，皆說林太師是一個得道神僧，故能

降龍伏虎。又有好事的，都上山拜見活佛，就求老虎一看。果然虎見人低頭伏氣，不敢轉動，人人稱異，個個道奇。上山來看的人，絡繹不絕。

卻說峨嵋山下有一富翁，姓趙，名自宏，業販生藥，家道饒裕。中年娶妾得孕，臨產之夜，夢一老僧雙手捧日，立于床前。其妾大驚而覺，生下一子，生得額高耳大，面闊口方。趙自宏大喜，彌月後，因夢取名，叫做昱兒。漸漸長成至八歲，見葷即吐，啞不能言，未嘗一笑，不好戲耍，時常面壁而坐。趙自宏每每嘆息道：「中年得子，又是殘疾無用之人。」心下不樂。聞得山頂有此伏虎聖僧，竭誠齋戒，令家僮抱了昱兒，一同上山來。見林澹然禮畢，備道其事。林澹然閉目定息半晌，回神將右手摩昱兒之頂，說偈道：「永清永清，久陷幽冥。倩吾償債，方轉法輪。托生西蜀，依舊光明。不言不笑，有何不平？」昱兒便開口答道：「今見吾師靈光返照，割去愁城，復能言笑。」說罷，相視大笑。趙自宏驚駭問故，林澹然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，難對君言，日後自知也。」趙自宏不敢再問，拜謝林太爺，領了昱兒下山回家，對妻妾備道始末，一家歡喜。擇日請師訓讀，昱兒即名為趙昱。開蒙之後，甚能讀書，一日□行，下筆成文。年至□六，舉孝廉，每得暇就上山和林澹然講談玄理。林澹然傳以水遁劍術，後于隋煬帝大業三年，授為嘉州府太守。時犍為縣大潭中，有一老蛟作虐害民，興風播浪，淹沒田禾，或變人形，誘民沉溺。趙昱仗劍入潭，與老蛟大戰一晝夜，斬卻老蛟，潭水盡赤，百姓皆感其德。數年後，棄官修道。後嘉陵水漲，蜀人見昱于雲霧中騎白馬而下，宋太宗敕封神勇大將軍。此是永清長老轉世得道的後事，表過不題。

卻說林澹然見遠近士民拜訪者接踵，心下甚是厭惡，長嘆道：「本欲求靜，而反得擾，豈非沽名釣譽之態乎！」暗令張善相掛榜文于山下，禁止居民，不許上山混擾，犯者重究。自此士民不敢上山。林澹然方得一靜。

再說薛舉至南安郡，添軍九千，進發至信州。所屬官吏，遠遠迎接進城。到任諸事皆畢，薛舉體訪民情土俗，頒號令約束軍民人等，差心腹將士巡按州縣，拿問貪官污吏，訪察巨惡積奸。只見探馬名為夜不收來報：「爺所轄地方，有土官猛姓者，所生一女，名為姪蜚，美貌絕倫，英雄無敵。領土兵數千，橫行州縣，已占據了新寧、建始、東鄉、梁山、通州五縣，勢甚猖獗，無人敢敵。目今太平縣被圍，乞爺爺早調兵救援。」薛舉聽了，即差曹汝豐、皇甫實領鐵騎三千征勦。二將得令，選軍出師，星夜到太平縣來。一路見百姓慌慌逃竄，曹汝豐問：「汝百姓為何如此慌張？」百姓口言：「被猛家姪蜚率兵殺至，勢不可當，只得棄家逃竄。避他鋒刃。」言未已，見塵頭起處，姪蜚僮兵馬已到。兩陣對圓，曹汝豐與皇甫實並馬觀看，對陣兩面百花旗開處，擁出一員女將，結束得□分標緻。但見：

眼如秋水，眉似春山，桃花臉撒幾絡青絲，櫻珠口含兩行皓齒。頭戴束髮金箍，後垂貝貝。手執方天畫戟，上掛豹旛。犀皮甲軟襖絳袍，獅蠻帶緊繫繡裹肚。背插飛刀兩口，腰懸短箭一壺。雙鳳靴斜挑金蹬，朱文鏡半掩芳心，弓袋中插一面小小杏黃旗，雕鞍下跨一匹躡躡追風馬。楊柳腰藏紅套索，鴛鴦勒響玉鸞鈴。

曹汝豐看了，誇獎不盡。正欲回馬，只見那女將手挺畫戟衝殺過來，身邊緊護有三百女兵，俱是蓬頭赤腳，黃髮黑面之輩。後隨三千蠻兵，一湧殺至。曹汝豐急輪大刀抵住，皇甫實挺鞭助戰，兩邊混殺。那女將猛然飛起一把刀來，選取曹汝豐，曹汝豐眼疾，側身躲過。又飛起一把刀，奔皇甫實頂上落下，皇甫實急躲，早削去盔頂斗來大一顆朱纓。皇甫實喫了一驚，撥馬便走，怎當得蜚僮的馬是千里龍駒，飛馬趕上，手裏紅綿套索上有七□二金鈎，從空一撒下，將皇甫實套住，拖下馬來，蠻兵活捉，囚送土官去了。曹汝豐大敗，折兵一半，回見薛舉，說女將猛勇難敵，失了皇甫實。

薛舉大怒，點起精兵五千，令王驥鎮守信州，自同曹汝豐領兵至太平縣。見隔河一簇人馬，往來如飛，兩面百花旗招展飄搖。曹汝豐指道：「那繡旗下的，就是女將姪蜚。」薛舉聽了，把馬一拍，飛身跳過大河，喝道：「何處潑婦，敢如此橫行？」那女將以戟架住戟道：「吾乃洞主之女姪蜚是也。平生慣使畫戟，無人敢敵，不知斷送了多少英雄。有誓在先，三合之中，能敵得我畫戟者，方與成親。汝今亦使畫戟，恐敵不過時，頃刻即為無名之鬼。可通名來！」薛舉道：「女流賤婢，誰與你通名！」挺戟便刺，蜚僮躍馬迎敵，戟對戟，這一場好殺，若舞神蛟，如飄瑞雪，戰八□合不分勝負。蜚僮用計，早擲起一把飛刀，薛舉用戟撥了，不能近身。蜚僮見擲不著，又飛起一把刀來，薛舉用手接住，回擲蜚僮。蜚僮鎧裏藏身躲過，急解下紅綿套索，向空撒起。薛舉馬已到身，正待活捉，不期那套索落下來，將薛舉與蜚僮一齊套住，你我牽扯，團成一塊。當不得薛舉力大，將索扯斷，輕舒猿臂，把蜚僮提高馬鞍，喝手下綁了。曹汝豐見主兵得勝，大驅軍馬殺去，蠻兵大敗，走不及的，都被砍死。

薛舉收兵回城，未及點視兵將，忽報猛土官差人到來稟事。薛舉叫令進來，那差來的蠻官跪稟道：「小官奉本官差遣，昨者姪蜚僮小姐無知，擒了將軍皇甫實，冒犯虎威，罪該萬死！本官不敢加害，以禮款留。不意今日又抗違天兵，姪蜚僮親身被擄。特差小官送皇將軍回城，望元帥天恩，釋放小姐姪蜚僮還家，願進貢物，拱聽約束，立誓不敢復反。所據城縣，盡皆奉還，懇求姑恕。」

薛舉道：「汝本官大膽鴟張，本當踏平蠻洞，盡正國法。今既知罪，姑恕這番。我皇將軍今在何處？」只見皇甫實進堂請罪，備說土官厚待送還，求換其女之意，薛舉道：「此女果然英勇，吾亦幾為所困。汝力不及，非戰之罪也。」命押過姪蜚僮來，去了綁縛，以酒壓驚，盡還兵器鞍馬。蜚僮上馬而去。次日，土官又差人來請皇將軍議事。皇甫實稟知薛舉。薛舉道：「汝試往不妨，看他有何話說。」

皇甫實領命而去，直至日晡，回來說：「土官止生此女，年方二九，未曾許聘，英雄了得。設誓在先，有敵得過者，願委身事之，今遇元帥，實乃天神，其女心悅誠服，不負初言，願侍箕帚，洵某為媒，未知元帥鈞意何如？」薛舉道：「吾未有正夫人，所隨侍側者，婢妾而已。此女剛毅武勇，吾甚喜之。但此事必須作書達知林太爺，若許娶時，再作區處。」於是，寫書問林澹然之安，並言此事，差官齎往青州。不一日，差官回來，遞上林澹然回書。書中說：「此女絕世無雙，姻緣有在，即當娶為正室，不必計其為苗蠻土俗也，老僧主張不差。」薛舉觀書大喜，擇日令皇甫實為媒，將金珠蜀錦之類，送至猛土官處為聘。土官收了，大排筵席，厚贈皇甫實，回貢薛舉犀角、象牙、珊瑚、玳瑁、碧玉、黃金，奇珍異寶，土產之物，極其隆盛。薛舉班師回信州，擇定吉日，差皇甫實率兵一千，用彩輿鼓樂迎娶姪蜚僮至府成親。合巹之後，薛舉與蜚僮愛敬如賓，蜚僮生一子，名薛仁郎，後為世子。薛舉所轄地方，人人畏服，處處稱揚，化為醇俗。

不覺光陰荏苒，歲月如流，又早過了□餘年。當下值三月天氣，杜伏威預發傳帖，約薛舉張善相和文武將士，同到江油大禹廟中，郊天祀地，大排筵席，兄弟敘情飲酒。正歡笑酬酢間，忽探馬報周高祖發兵，將鄴城圍困，燒城西門。齊人出戰，周師田擊，齊兵大敗。後主帶百餘騎逃走，被周人所執，聖駕已崩，各地盡屬周主。杜伏威弟兄三人聽罷，即備祭禮，望東南遙祭舉哀，示諭大小官員軍民人等，俱掛孝三日。三人商議起兵，為後主報讎。查訥道：「周高祖用兵如神，勇略蓋世，近得齊地，國勢更張，若與抗衡，恐非萬全之策。」薛舉道：「我等受齊主厚恩，今被周子所辱，義當大興士馬，踏平周上，復奪城池，訪後主子孫之賢者而立之，方是臣子之道，豈可束手坐視，據土自安乎？即使兵敗國亡，躬軀何恨！」張善相怒道：「二哥之言甚當，國家有難，臣子不赴援非忠也，速宜操練三鎮軍馬，即日起程。」查訥道：「二主公但知為國忘家，全忠盡節，不知兵猶火也，不戢當自焚。凡用兵之法，必須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若欲以區區三鎮之兵，與中國抗衡，是以鄒敵楚也，安能勝乎？依臣之言，不如據地稱王，仍遵齊王年號，養軍恤民，以俟天時。不然，徒勞民傷財，無益于事。」薛舉張善相堅執要起兵。杜伏威道：「二弟志在報讎，培植綱常。近仁見機自王，亦通時變。我等主張不定，不如同見林師爺，求其定策，以立行止。」眾人齊道：「此言甚善。」車駕即日起程。

不數日，來到峨嵋山，差官通報。杜伏威等步行上山。參拜已畢，各敘寒溫，列坐兩傍。杜伏威先開言道：「目今齊後主被周高祖所執，境土皆為兼併。薛張二弟決意起兵報讎，查近仁再三勸據守勿動。不才心無定主，特稟師爺，懇乞尊裁，以決去就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汝等未來之先，俺已預知。齊國自武成以來，驕奢淫佚，大失民心，國勢衰弱甚矣。幸後主好賢勤政，似有返治之

機。不期汝等歸附後，復驕悖自恣，耽于酒色，信任讒佞，屠戮忠良，骨肉內殘，百姓外叛。所為若此，鮮有不敗！俺夜觀乾象，見周之主星，亦暗淡無光，非能久于人世者，不數年，亦傾社稷。汝等不必興兵，當從近仁自守之策，以待天時。各宜修繕城地。操演士卒，整頓器械，廣蓄錢糧，積德累仁。俟中國有變，起而圖之，進則可以兼併，退則可以獨霸。不宜妄動干戈，傷殘民命。」薛舉道：「師爺之言誠是。但周子貪得無厭，既滅全齊，必有取蜀之意。若待他兵馬臨城，豈不坐受其制？」林澹然道：「周主雖然僥倖滅齊，以俺度之，必不敢遠圖巴蜀。其論有三，西蜀山川險阻，道路窄逼，糧食不繼，進退甚難，一也。陳國見周人兼併齊土，豈無覬覦之心？若周師一動，彼必乘虛直搗，以襲其內，二也。大將軍楊堅，奇偉有才略，周主雖用之而多疑。若委以國柄，車駕自將西征，則疑生內變；若假以兵權，統軍代蜀，則疑有外變，君臣猜忌，焉敢輕動，三也。查近仁之見，與俺暗合。三子不必多疑。」杜伏威三人唯唯聽服，再無他議。

杜伏威問道：「不才久聞師爺畜一虎、一豬、一犬，俱有名號，馴服伏教，乞呼出一見。」林澹然令樵雲呼豬犬，印月引虎。樵雲走出庵後，高叫：「老蜜小賽快來，太爺呼喚！」只見庵後跑出一白犬，一黑豬，搖頭掉尾，逕奔至林澹然跟前。林澹然將手指著杜伏威三人道：「眾爺在此，老蜜小賽可向前磕頭。」那豬犬向伏威等跟前，將前足跪下，頭拄于地。杜伏威等拍手大笑。只見印月逐虎而來，叫道：「老鍾來了！」眾人舉目看時，那虎輕身緩步，走向前來，向林澹然點頭三下。林澹然道：「老鍾何不向眾爺行禮？」那虎亦向眾人點頭。張善相對林澹然道：「此虎日費領給，為何羸瘦？」林澹然道：「老鍾初皈依時，俺每日取豕肉一肩飼之，遇朔望則賜羊一控，極其雄壯。近來一載有餘，斷葷守戒，惟餐蔬粟淡飯而已，故此羸瘦。」薛舉問道：「老蜜小賽為何這等肥壯？」林澹然道：「此二畜並不食葷，但食山桃野菜。凡聽講後，似亦能解悟靜養，所以壯健。」眾人驚異。當晚庵中暫宿一宵，次早拜辭下山，三人相別，各各取路回鎮。正是：

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